

这不是一场 风花雪月的事

风花雪月关乎情，
关乎浪漫，
甚至可以理解为关乎女人，
曾经，
政治让女人走开，
政变于女人而言就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如今，
政治必先让女人粉墨登场，
聆听一个女人娓娓道来的故事

徐海霞·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大眾文藝出版社

這不是一場
❁
風花雪月
❁
的事

徐海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徐海霞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240-229-4

I. 这…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8379 号

- | | |
|------|-----------------------------------|
| 书 名 | 这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
| 著 者 | 徐海霞 |
| 策划编辑 | 张红梅 |
| 责任编辑 | 刘青海 |
| 装帧设计 | 叶 子 |
| 出版发行 | 大众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6 |
| 字 数 | 150 千字 |
| 版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5.00 元 |

作者简介：

徐海霞

七十年代出生

祖籍河南

现居广东茂名

已出版小说《守心如玉》集





愚之说

一位我所喜欢的新锐作家说过，他为抽屉而写作。我想说我为快乐而写作，这似乎是把写作这种形而上的工作当作了一种娱乐手段，被许多有为的作家所不齿。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为了要当作家才写作的。我打心眼里佩服那些通过文字营造出阅读的趣味性通过文字引索出思想新领域的作家，当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思想经历了岁月的淘洗仍旧熠熠发光地影响着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时，我觉得他们才不愧是真正的作家，而那些玩着文字排列与堆砌的不过是些汗牛充栋的作者罢了。可是我却一发而不可收拾，迷恋起文字的排列游戏，尤其迷恋写小说，因为它让我找到了不同于自己生活的许多种活法的尝试，就像演员在戏里可以演绎不同的人生。我是个宿命论者，虽然我在被动的被上天安排着我的人生的同时努力尝试开拓自己想要的人生，可是往往徒劳，当我发觉我在创作小说当中，我可以爱上我想爱的人，恨上我所恨的人，做一些说一些平常生活中我不敢做的事不敢说的话时，那种快乐真的是酣畅淋漓！

缘于可恨的敏感，我是个情绪善变的人，缘于该死的修养，我是个精于伪装的人，更缘于女人的天性，这些善变这些伪装却是那么的孱弱无力。真实的生活让我一个个不真实的梦支离破碎，我仍旧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我需要文学这块精神鸦片的迷醉了。可笑的是，我却在这种

迷醉中不停地标榜着我所谓的真实自我，我心里抵触别人对我作出标签化与概念化的称谓，虽然这种标签化与概念化是便于识别易于管理的生活常识抑或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调侃，可我却觉得那让我浑身不自然；同时，我竟然妄想着自我的不断更新（这是何其难呀！），我与自己说我不要再写言情小说了，起码是在这几年内。直到一天，与其说是我一位相识的官场朋友的一句玩笑话，倒不如说是他身上的文化良知打动了我，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开始创作《这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也许我在这篇小说中考虑兼顾的因素太多了，既要明确政治立场，又要考虑刁钻的学者，更要迎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以致小说中有了太多蓄意与刻意。比如角色安排的蓄意与情节设计的刻意。我知道这种蓄意与刻意只能仅仅说明我态度的认真，所有的其它便由读者去众说纷纭吧。

以上如此愚之说法，自视为序。我可以很大方的告诉大家，我的小说中没有“黄金”，可能有一些外形奇趣可爱的“贝壳”，如果愿意赏玩，不妨进去瞧瞧，或者我们因此而成为朋友。

二〇〇八年四月



目 录

愚之说

第一章	如果梦不能在故乡重拾	(1)
第二章	风，吹落的不止是铅华	(19)
第三章	摇曳的花影，独步上树梢	(37)
第四章	心灵驿站，守不住飞扬跋扈的欲望	(53)
第五章	那场雪，冻成了血液里的蚀	(71)
第六章	豪情一如水随天去秋无际	(89)
第七章	绚烂后的灰色背景	(107)
第八章	星光点点，遥寒掩藏不了真知灼见 ...	(125)
第九章	滂沱大雨浇不灭未泯的良知	(143)
断了，续了，难以释怀		(161)

第一章

“无数个梦，无数次追梦，似乎总离我们很远，遥不可及。当青春已不在，我们追梦的勇气是否已将息。故乡是梦想的摇篮，我们梦想，蓦然回首，梦想其实就在我们脚边。”

如果梦不能在故乡重拾……



雾还未散去。

走在仙瓦山的山道上，这四月的天，雾是深重的，雾在脚底下缭绕，程奕迈开的步履并没有因为这缭绕的雾气而显得有半分凝重。虽然前面10米外的景物是无法透过雾气来分辨，但程奕知道他很快就到银鞭溪，那“哗啦啦”一泻而下的飞流声，那“潺潺”仿佛丝物从肌肤滑过的溪水声，曾经多少次梦将醒时在耳边响起。程奕摘下眼镜，掏出纸巾仔细擦拭被雾气沾湿了已经模糊的镜片，重新架上鼻梁。他把衬衣领口下第二个纽扣也解了，一口气走了十里的山路，身体已经开始渗出汗液，更主要的是身体深处一种难以言明的躁动让他的血液沸腾起来，他感到有点热了。

约摸两分钟的功夫，便到了银鞭溪。程奕挑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了下来。每次回到故乡这座山城，他都要在清晨时分爬上这仙瓦山，来到这银鞭溪边坐会儿。这山这水，已注定与程奕血脉相承，正因为这血脉相承，总会在程奕内心困顿时带给他意想不到的“灵气”，让他灵犀点通、困惑顿开。程奕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雾在溪水上游走，溪水源头的飞流被雾气裹住，若不是曾经与这山这水相濡以沫，程奕也是难以分辨雾气、溪水与飞流，此时它们已浑然一体。其实雾与水本来就是一物，又怎能将它们细辨？即便细辨了，它们也只是同一物，世间上许多事情的根本是一致的，只是存在形态上的差异，可就是这形态上的差异却带来了许多意识上的差异，让人生出幻幻灭灭的念头。程奕的心又开始乱了。

要不要去？真的去吗？那是个什么地方？一系列的问题仿佛被捅了的马蜂窝里飞出的马蜂般不停疯狂地蛰着程

奕的思绪。今年刚过了春节，单位里便传达了援疆建设的通知，程奕报了名。说真的，程奕对自己此举也感到不可思议，或许是这一工作太富有挑战性，拨动着程奕内心深处那根不愿墨守成规的心弦，他一直厌恶着这么多年在机关翻阅文件与报纸的日子，他真的很想出去闯一番事业了，这无疑是个好机会。谁说欲望只有两种，一种欲望如金，是对物质的欲望；一种欲望如水，是对感情的欲望。程奕认为这两种欲望都不是他内心的主流欲望，他觉得有种欲望应该像冉冉升起的太阳般让人看到希望看到力量并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对，这种欲望如日，这是种追求事业渴望成功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如一股潜流在程奕内心暗涌。

雾散尽了，是豁然开朗的散去，竟然让人毫无心理准备。阳光明媚，照射着清清的溪水，折射出五彩斑斓霓虹般的光环，一环接一环地逼进程奕架在鼻梁上的两块镜片，让程奕的眼睛生疼，此时他才醒觉，噢！今天原来是个好天气，刚才他还为这雾重的清晨沮丧。他倏地站了起来，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往溪水走去，溪水冰凉冰凉的，很奇怪，这种从脚底下往上冒的冰凉却像醍醐灌顶般让程奕的头脑清醒了许多。程奕猫着腰，把手探向溪水，摸出几块石头，他有了要重寻儿时玩耍把戏的念头，他躬起腰，把手中的一块石头往水面一掷，石头“扑”“扑”在如镜的水面跳出两个水花，漾起两圈涟漪，又一块石头被掷了出去，“扑”“扑”“扑”“扑”跳出了四个水花，漾起了四圈涟漪，程奕笑了，鼻梁上的眼镜也跟着耸动，这两个月来，这笑是程奕最会心的一笑了。溅起的水花声惊动了溪边林子里的鸟儿，扑腾扑腾地飞了出来，在水蓝水蓝的天空打了几个转，啾啾地脆鸣几声，往山林深处飞去。



2

程奕回到家时，妈妈已经张罗好一桌饭菜。今天只有他和妈妈一起吃饭，程奕的爸爸经常为自己公司的业务奔忙，难得在家吃上一顿饭。妈妈做的饭菜总是那么可口，程奕往嘴里狠扒了几口饭，不经意抬头看看妈妈，妈妈眯缝着眼睛，正伸出有点颤抖的筷子去夹菜，妈妈眼角几道深深的皱纹和颤抖的手在程奕的心里陡然荡起波澜。“妈！”程奕赶忙往妈妈碗里夹菜，妈妈老得真快，子女的成长其实就等于在吞噬着父母的生命。程奕把要说的话又吞到肚子里，原本他想趁吃饭的机会把他报名参加援疆建设的事告诉妈妈，可此刻他又犹豫该不该这样开门见山地告诉她，这无疑是在给年迈的她又添多一些忧虑。吃过饭，程奕帮忙妈妈收拾碗筷，妈妈抢过碗筷，还是那句老话：“去！去！大男人应该去干顶天立地的事，不要磨蹭这些琐碎的功夫。”

3

午后，程奕打了个盹儿，洗了把脸后，他决定去镇上找他当镇长的同学王巍聊聊，也许他能给自己一些好的建议。

听说老同学从省城回来，王巍执意要在镇政府办公楼门前相迎。

“你这小子！”一见面，王巍的拳头垒到程奕肩头。

程奕也不示弱，两根指头轻抵王巍肚脐：“臭小子！”

每次见面他们都是这样互施见面礼。

“还是省城的风水好呀！你这小子都养得细皮嫩肉了，再这样下去我怕你要变娘儿了！”王巍说着哈哈大笑，一把

拉过程奕的手：“走，上我办公室坐坐！”

王巍的办公室算是简陋的，电脑还是老式的SONY，一张不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与报纸，一个两门开的书橱，两短一长的木质沙发显得有点陈旧了，门后面放着一张折叠的钢丝床。

程奕揉揉眼镜卡着的鼻梁处，笑道：“你这床是干啥用的？”

王巍点燃根烟，吸了口，回道：“你以为是风流快活用的？我们经常开夜班，有时赶不上回家便在办公室里把床一摊，人一躺，睡个囫囵觉，第二天又要忙了。”

“我又不是来检查工作的，你又何必在我面前吹。”程奕讪笑道。

王巍缓缓吐出个烟圈，眯缝着眼看着程奕，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这时办公室电话响了。王巍接听电话，脸色变得沉重。挂了电话，他朝程奕扬了扬手：“走，跟我走一趟！”两人跳上王巍那辆残旧的丰田面包车，车子在颠簸的村道飞驰，程奕坐在驾驶室副座位上，一边手不禁抓牵座位旁边头顶上的安全把手，一边手不停地推着被颠簸得老往下滑落的眼镜。

前面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见到镇长的车子，自动让开了一条道。

王巍与程奕跳下了车，这片黑压压的人群涌上来将他们包围住。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让我说两句！政府决定要修筑这条通往县城的路，是我们镇委、镇政府经过反复开会研究通过的，也是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批准的。更主要的是这次修路是我们来福村造福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好事。希望乡亲们不要因为个人的利益受到一点点损害，遇到一点点暂时的困难，就出来干涉阻挠这件大事、这件好事。



这是我们政府所不允许的。”

话音刚落，站在人群前面估摸是这次闹事的领军人物跳了出来，这人约摸60开外，不高的个子，微佝偻的腰杆，头发花白，不过脸色红润，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你们这些当官的，说话就是轻巧！可有为我们这些百姓着想，如果这条路从你家祖坟修过，要起你家祖坟，我看你就不是一般下巴轻轻了。”他身后跟着响起了一些起哄声，“就是！不扎到自己的肉不知疼！”“你们当官的要出政绩就会拿我们开涮！”“总之我们是不能让这条路从我们家祖坟开过。”

程奕看着这片黑压压的人群，不禁皱紧眉头。王巍闪到一边与他的助手低语了片刻，回到原处，又扯开了嗓门：“你们的困难我们政府都已经考虑过，准备安排一块地，就是你们村鱼塘靠东50米开外那块地，让你们把祖坟迁过去。”这片黑压压的人群似乎有点安静下来。

“不行！我老爸下葬才两年，不能动土！那是大大的不孝！”又冒出一个声音，一个四十出头壮实的男人梗着脖子往前一站，把手上的锄头往地上一墩，不停翻着眼皮。

天色不早了，人群不但没有散开，又围聚了一些看热闹的小孩。

这条路的工程进度不能再耽搁了。刚才那位像是这次闹事的领军人物——脸色红润、身材微佝的老伯，他思想有点开窍了，毕竟鱼塘那块地是风水宝地，这样安置他家祖坟他是没理由再有怨言。他倒成了说客，劝说起这个四十出头壮实的男人。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靠近地平线吐出的余光就像一团行将燃尽的篝火，这片人群也有了要散去的意向。

那位四十出头壮实的男人蹲了下来，拉过一旁的水烟筒，闷着头咕噜咕噜狠抽了几口，吐尽嘴里最后一个烟圈，他缓缓站起来，说话了：“说实话，村里能修路，我们打



心里开心，路修好了，我们出去做生意也会方便许多。可是孝义两难全，我是不会起我亲生老爸的坟的。我也退一步，今天如果王镇长能亲自帮我起我老爸的坟，把这孝不义的名声扛了，我就让这路顺利开过。”

程奕心里为王巍捏了把汗。王巍抬手看看表，二话没说，扬手示意开坟。已经走散的人群又围聚起来，这椿镇长开坟的事恐怕是这片土地的第一椿，真的要让村民们开眼了。

坟土一锹一锹地被往上扬，终于看到了棺材，沉香色的棺木已长出一层灰茸茸的毛状物，几个修路的工人用麻绳捆绑好棺材，眼睛齐刷刷地看向王巍。

王巍拉过一旁的水烟筒，蹲下来，抽了几口，站了起来，把两手往裤子背后擦了擦，往棺材走去。程奕走到王巍跟前，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想说，却被王巍示意打住了。

此时，月牙儿慢慢露出淡淡的笑意，在树梢的缝隙间摇晃，摇落了银河的风韵，化作一层零落的光斑投射在这片土地，融化在这片黑压压的人群的眼眸里。

只见王巍打开双腿，往下一蹲，把穿过捆绑着棺材的绳索的梁木往肩上一挑，一用力扛起了棺材。这片黑压压的人群在这一刻鸦雀无声，谁也看不清王巍面部的表情，看到的只是他所有举动在月色中的剪影，不知谁先响起了掌声，紧接着掌声雷动。

终于，人群散了去，王巍与程奕跳上了他们开来的残旧的丰田面包车。

一起吃晚饭。程奕把脸凑近王巍：“今天你可真不简单，难道你不怕扛棺材招惹一身的晦气？”王巍又往嘴里塞了一口饭，咕咚着说道：“有什么好怕的？棺材棺材，有官有财，好事！”程奕用筷子轻轻点了点王巍额头，摇摇头笑了。



饭饱菜足，两人喝着茶。程奕终于说了：“王巍，这次我报了名参加援疆建设。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王巍一仰头把杯里的茶全倒进喉咙，咂咂嘴说：“求才必试以艰危，用人当责以实效。愈是艰苦的环境愈能锻炼人，催人成长。”程奕挠挠头发，把身子朝椅背一靠，头往后仰着，叹了口气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还没有和我家人说呢。”王巍把椅子朝程奕挪近，手顺势搭在程奕肩膀说道：“老弟，不是我夸的，你要是在基层干上两三年，回省城后，许多部门的工作都可以胜任。”程奕脑袋垂到胸前，两手不停玩弄着手上的牙签，说：“今天我跟着你算是开了眼，没想到基层的工作是这么棘手的，既要有当机立断的勇气，又要有深入浅出的智谋。要是换了我，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处理！”王巍用手背拍了拍程奕胸口，故意眨眨眼说道：“你要是去援疆几年，回来后不知比我还要强多少倍！”

这一夜，程奕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王巍在月光中躬着身子起棺材的剪影在脑海里久久不散。

4

程奕父亲程叔同的书房，门缝透出一线灯光。程奕知道父亲回来了。如果父亲在家必定会躲在书房里练字，从孩提懂事起，程奕就知道书法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爱好，父亲常说书法不仅是文字的一种表现艺术，更会练达人的处世修养，那是种柔中有韧、软中带锋的为人哲学。程奕轻轻推开了书房的门，父亲头也不抬说了一句：“回来了！”程奕与父亲之间很少有沟通的，可是俩人之间似乎又达成一种默契而彼此心照不宣，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应该就是所谓的血浓于水的淡墨重染。

父亲正在书写着诸葛亮的《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而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也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程奕在一旁默默地看着，程叔同最后将笔轻轻一搁，说道：“程奕，你对‘淫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这句话有何看法？”

程奕轻轻在桌面铺上一层纸，拿起笔挥下如此一句：“无欲自然心如水，有营何止事如毛。”

程叔同待程奕搁笔，轻轻拍了拍程奕肩膀说：“听你妈说，你回来已经有三天了，你很少在家呆那么久的，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商量吧？”

程奕看着父亲的眼睛说：“爸，我报了名参加援疆建设，三年的时间。”

程叔同也在看着程奕的眼睛，沉默片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的选择没有错，我支持你。是不是想请我做说客，与你妈说？”

程奕微微笑了笑说：“这事我还没有和张梅说。”张梅是程奕的妻子。

“爸还不了解你，你决定了的事，十条牛也拉不回头。你只不过想爸给你做坚强后盾罢了。”程叔同拍了下程奕的后背说道。“走，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这故乡的夜色，看看这故乡的月亮。”

夜，是那么的静，路旁蟾蜍“咕咕”的唱鸣声让人觉得那声音的主儿是多么的悠闲自得。云层不是很浓密，但是仿佛要赶着去与情人幽会般疾走如飞，其间不时冒出个被这些疾走如飞的云层调戏得目瞪口呆的靛灰色的月亮的圆圆的脸。终于起风了，云也散了去，靛灰色的月亮又恢复了明亮澄净。